

报恩寺住持： 疫情期间，我一直在救助流浪动物

救不完的是流浪动物，渡不了的是人。

□ 记者 | 吴雪
口述 | 智祥
首发日期：2022年5月19日



智祥从1994年开始救助流浪动物。

编者按：在上海奉贤青村镇，有一座年久失修的寺庙，名叫报恩寺，有500年历史，即便是老上海人，可能也没多少人知道它的存在。3月初，疫情来临封控，寺庙静止，跟着静止的，还有庙里的住持和他救助的9000多只流浪动物。

我是这座寺庙的住持智祥，今年52岁，或许好几年前你们听过我的名字，没错，我就是那个救助流浪动物的僧人。从1994年开始，救助这些流浪动物，就成了我的日常。为了不让流浪猫狗被人道毁灭，目前存栏超9000只。

疫情封控两个多月，因为物流受阻，一直没有救助粮进来，虽然我提早存了半年的储备粮，但经不住封控时间太久，现在也快见底了。每天，我坚持早睡早起，4点起床，8点休息，打理、清扫、喂食，忙活一天。

有人说，你何必把自己搞得这么累，救助不是你分内的事；还有人说，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僧人，因为救助忙到没空诵经礼佛，但我想说，救助本身，不就是一种修行吗？

从打扮到行事，都很“不务正业”

在外人眼中，我一直是最“不务正业”的僧人。光看打扮，穿一身红色工作服，开辆货车满城跑，甚至看到对狗不好的主人，还会怼上两句。怎么看，都不像一个“佛系”的出家人。但在救助这件事上，每当看到重伤、残疾甚至遭遇虐待的流浪动物，我的慈悲心、同理心，一下子就翻涌了出来。

很多人好奇，为什么我总爱穿着红色的工作服，原因有两个。一是安全，通常会行驶在高架上，红色的衣服很醒目，也安全；二是救狗的过程，对衣服的材质要求很高，比如，狗狗着急一扯衣服烂了，抱狗时，也会沾上狗毛、大小便等，这就需要工作服材质较硬，易于清洗。最主要没余钱买新的，多备上十几套，反倒省事不少。

救助的起源，与28年前在高架的一次偶然“路过”有关。那天，我开车路过高架，偶遇了一只被撞受伤的小猫。小猫像是被车轧断了腿，满身鲜血，拖着残破的身体，用尽全力向车流外爬去。身后留下的，是一条长长的、刺眼的血印。但当时高架无法随意停车，我并没有下车救助。

回到寺庙后，小猫奋力求生的画面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，我不断地自责、审问着自己，心中暗暗发誓，往后再遇到这类事情，定要出手相助。从那之后，我便加入了救猫的组织。最开始，我只是救身边的，自己遇到的流浪动物，2007年开始救狗，因为没有存款，我在床头放了一本宠物医生手册，结合临床经验，自学了一些简单的治疗，比如打针、驱虫，不用动手术的治疗，不去宠物医院，我也基本可以应付。

通常，一次救助，我和义工要在收容所待上三个小时，给每一只狗打狂犬疫苗，做内外驱虫，然后按照狗的大小、公母、是否有皮肤病等等，把它们从原本的笼子里分类装进自己带来